

张子静 季季 著

我的姐姐张爱玲

My Sister:

张爱玲

Eileen Chang

张子静 季季 著

My Sister: 我的姐姐张爱玲  
Eileen Chang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出品人：周殿富  
总策划：崔文辉  
策划编辑：赵国强  
责任编辑：周海莉  
装帧设计：未氓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的姐姐张爱玲 / 张子静, 季季著. — 长春: 吉林出版  
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09.8

ISBN 978-7-5463-0751-0

I. 我… II. ①张…②季… III. 张爱玲 (1920~1995) —  
生平事迹 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149573号

书名：我的姐姐张爱玲  
著者：张子静 季季  
出版：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
地址：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(130021)  
印刷：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
开本：720mm×980mm 1/16  
印张：17.875  
版次：2009年9月第1版  
印次：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 
发行：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 
地址：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-18栋底商A222号(100052)  
电话：010-63106240(发行部)  
书号：ISBN 978-7-5463-0751-0  
定价：26.00元

本书由远流博识网(北京)文化咨询公司代表授权, 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。

# 目录

## 前言

如果不写出来 张子静◎ 001

## 第一章 家世

张家、李家、黄家、孙家◎ 011

## 第二章 童年

成长与创伤◎ 041

## 第三章 青春

逃出我父亲的家◎ 061

## 第四章 早慧

发展她的天才梦◎ 085

## 第五章 成名

命中注定，千载一时◎ 10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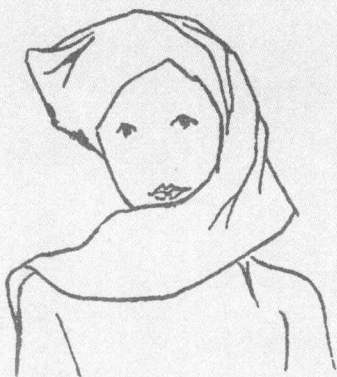
## 第六章 盛名

约稿被拒始末◎ 125

## 第七章 萎谢

悲壮与苍凉◎ 133





## 第八章 永别

离婚与离国◎ 159

## 第九章 故事

《金锁记》与《花凋》的真实人物◎ 193

## 第十章 结局

败家与解放◎ 219

附录一 我与张爱玲的垃圾◎ 237

附录二 张爱玲生平·作品年表◎ 253

## 初版后记

寻访张子静，再见张爱玲◎ 261

## 新版后记

梦幻城堡仰望钻石城堡◎ 267

张爱玲为什么要销毁《小团圆》◎ 273



前言  
如果我不写出来

张子静

1

张爱玲散文集《流言》的第一篇文章是《童言无忌》，发表于一九四四年五月的《天地》月刊。那篇文章共有五个子题：钱、穿、吃、上大人、弟弟。

我的弟弟生得很美而我一点也不。从小我们家里谁都惋惜着，因为那样的小嘴、大眼睛与长睫毛，生在男孩子的脸上，简直是白糟蹋了……

我比他大一岁，比他会说话，比他身体好，我能吃的他不能吃，我能做的他不能做。

有了后母之后，我住读的时候多，难得回家。有一次放假，看见他，吃了一惊。他变得高而瘦，穿一件不甚干净的蓝布罩衫，租了许多连环图画来看……大家纷纷告诉我他的劣迹，逃学、忤逆、没志气……

张爱玲笔下那个“很美”而“没志气”的弟弟，就是我。

我今年七十四岁，住在上海市区的一间小屋里，是个退休十年的中学英文教员。

我姐姐发表《童言无忌》那篇文章时，二十四岁，是上海最红的专业作家；我二十三岁，因身体不好自圣约翰大学经济系辍学，尚未正式工作。那时看到姐姐在《弟弟》里对我的赞美和取笑，并没有高兴，也没有生气。甚至看到文章的结尾：“他已经忘了那回事了。这一类的事，他是惯了的。我没有再哭，只感到一阵寒冷的悲哀。”那时，我也没有悲哀。



童年时代的张子静



1942—1947年，张爱玲与姑姑张茂渊所租住的爱丁顿公寓，解放后改名为常德公寓；1995年秋天张爱玲去世后，这栋大楼仍矗立于上海常德路。张爱玲在这幢公寓的6楼65室，完成了一生最受瞩目的作品，也在此和胡兰成相爱并秘密结婚。

我从小就什么都不如姐姐，当然更没有她的聪慧和灵敏。到了二十多岁，许多事也还是鲁钝的；没有大的快乐，也没有深的悲哀，仿佛只是日复一日麻木地生活着。在那上海“孤岛时期”的末期，我中断了学业，没有工作，没有爱人；有的只是永远烟雾迷蒙的家：一堆仆人侍候着我那吸大烟的父亲，以及我那也吸大烟的后母。我那时心情的茫然和苦闷，是难以言说的。所以，对于姐姐在文章里的取笑，除了麻木以对，又能如何？在我们那个没落了的、颓靡的家里，是看不见一点儿希望的。而我姐姐，一九三八年逃出我父亲的家后就昂首阔步，有了她的自我世界，也终于有了她的名望——只有她，看起来是有希望的。



一九九五年中秋次日，从太平洋的彼岸传来我姐姐离开人世的消息。那几天，我的脑中一片空白，时常呆坐半天，什么也想不出来。后来我找出《流言》，一翻就是那篇《童言无忌》。重读《弟弟》，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，汨汨而下了！“很美”的我，已经年老；“没志气”的我，庸碌大半生，仍是一个凡夫。父母生我们姐弟二人，如今只余我残存人世了！

这么多年以来，我和姐姐一样，也是一个人孤单地过着。父亲早在一九五三年过世，和姐姐比较亲近的母亲，则在一九五七年逝于英国，姑姑也于一九九一年走了。就是和我们不亲的后母，也于一九八六年离世。但我心里并不觉得孤独，因为知道姐姐还在地球的另一端，和我同存于世。尤其读到她的文章，我就更觉得亲。

姐姐待我，亦如常人，总是疏于音问。我了解她的个性和晚年生活的难处，对她只有想念，没有抱怨。不管世事如何幻变，我和她是同血缘，亲手足，这种根底是永世不能改变的。

一九八八年中，一位熟知我们家世的老人拿着一页报纸来找我。他神色慌张地说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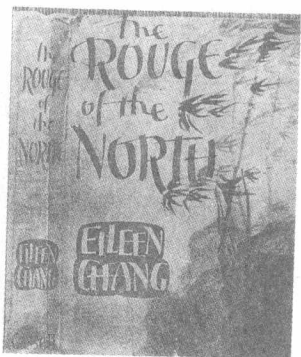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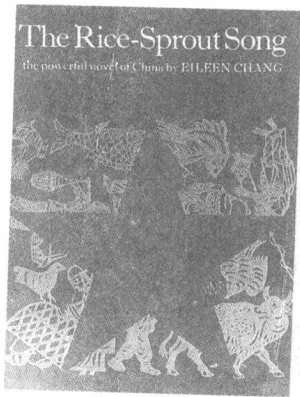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姐姐可能出事了！”

他摊开那张报纸，只见他用红色圆珠笔圈起来的地方有一行字：

### 已故女作家张爱玲……

我一时吓坏了。一九八三年，我曾和音讯中断三十一年之久的姐姐第一次通上信。但后来她常搬家，去信都被退回，再度音讯断绝。看了报上那行字，我不免将信将疑起来。我祖父张佩纶享寿五十六岁，父亲张志沂得年五十七岁，母亲黄素琼六十一岁谢世；一九八八年，我姐姐也有六十八岁了！但我想：她是著名的作家，如果故去，新闻应该会报道的，我并没有看过啊。

我于是打电话或走访在上海的亲戚朋友，都说“不知道有这回事”。我还是不放心，又写信给住在美国的亲友，打听的结果也都是“没听说这消息”。我只好到上海市政府华侨事务办公室，说明我的疑虑，并把一封我写给姐姐的信请上海市侨办代为处理。



张爱玲离开大陆后，希望以英文写作立足西方文坛，但成绩不甚理想。这是《秧歌》和《怨女》英文的版面，现已绝版。

那封信后来通过国务院侨办寄到洛杉矶领事馆，才辗转问到姐姐的新地址。一九八九年一月终于跟她通上信（注），悬在我心中半年多的疑虑才得以化解。

从这件事，我获得三个结论。其一是，那位报纸编辑可能国文水平太差，错以为“已故”就是“以前”，才会闹出这个笑话。其二是，那位编辑也可能道听途说，未经查证，贸然地就让我姐姐“已故”。其三是，我姐姐长期幽居，亲友很难获知她的近况，万一她身患急病需要救治，无人能适时伸出援手。我一人独居，情况不也相近？从那年开始，我日间都把小屋的木门开着，邻居进进出出，路过都会探头看一下。

另外我也想到，我们姐弟都已到了日薄西山的年纪。相差仅一岁，她先我而去或我先她而逝，恐怕上帝也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啊。但是来日无多，这个答案是肯定的。



张爱玲亲自设计绘图的  
《流言》封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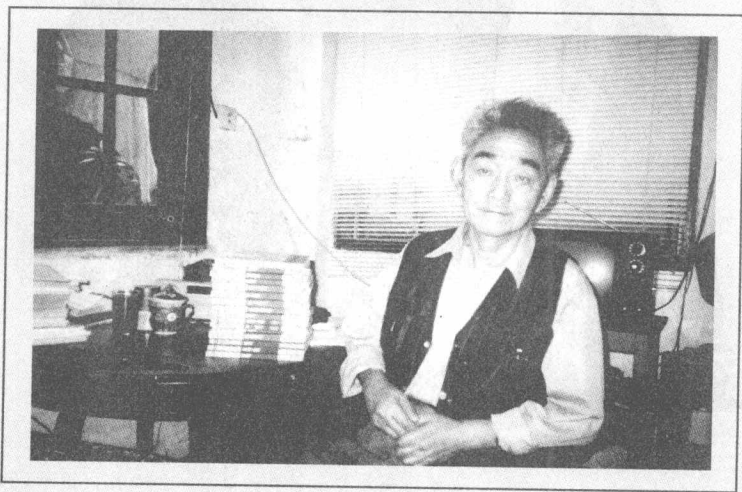


张爱玲晚年在洛杉矶的最后一张照片，摄于1994年获得“时报文学终身成就特别奖”之后，当时文艺界敏感人士认为这张照片隐含着她不久于人世的不祥气息。



一九八九年终于和姐姐再联络上后，我就决定要为姐姐写点东西。姐姐在她的散文中，也写了一些早年生活的片段，但未及于生活的全部真相。还有一些事则是她没写、也不愿写的；在这方面，姐姐有她的自尊，也有她的自卫。加上后来与世隔绝，关于她的种种传说，就如前述那则“已故”一样，以讹传讹，更为扑朔迷离，神秘莫测。

姐姐和我都无子女。她安详辞世后，我更觉得应该及早把我知道的事情写出来。在姐姐的生命中，这些事可能只是幽暗的一角，而曾经在这个幽暗角落出现的人，大多已先我们而去。如今姐姐走了，我也风烛残年，来日苦短。如果我再不奋力写出来，这个角落就可能



1995年秋天张爱玲去世后的一个月，张子静在其上海居处，手边是《张爱玲全集》。



为岁月所深埋，成了永远无解之谜。

但是人的记忆并非唯一的真实，而且大多是主观的真实。过去数十年的生活波荡，我没有日记，也失散了很多珍贵的照片和资料。完成这本书，除了依凭记忆与亲友的佐证，也参考了一些相关的数据。如果内容有所偏差或失误，尚祈爱护姐姐和我的各方人士，能够惠予指正，以求善美。姐弟一场，责无旁贷，诚恳道来，但求无愧耳。

撰写本书的过程中，在数据查证方面，得到新闻界前辈龚之方先生及我的表哥黄德贻、表妹黄家瑞（台湾著名电视明星张小燕的妈妈）等亲友的协助，谨此一并致谢。

并祈姐姐在天之灵笑纳。

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于上海

（注）一九八九年姐姐给我的信内容如下。

小弟：

你的信都收到了，一直惦记着还没回信，不知道你可好。我多病，不严重也麻烦，成天忙着照料自己，占掉的时间太多，剩下的时间不够用，很着急，实在没办法，现在简直不写信了。你延迟退休最好了，退休往往于健康有害。退休了也顶好能找点轻松点的工作做。我十分庆幸叔叔（子静注：我们在家对父亲的称呼）还有产业留下给你。姑姑是跟李开第结婚——我从前在香港读书的时候他在姑姑做事的那洋行的香港分行做事，就托了他做我的监护人。Dick Wei的名字陌生，没听说过。消息阻塞，有些话就是这样离奇。传说我发了财，又

有一说是赤贫。其实我勉强够过，等以后大陆再开放了些，你会知道这都是实话。没能力帮你的忙，是真觉得惭愧。惟有祝  
安好

焜

一月廿日，一九八九

你最近这封信上住址草写“苏”（？）字不大认识，以前的信搬家全丢失了，无法去查信，希信寄得到。

又及

编按：张子静先生已于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二日于上海辞世，享寿七十六岁。

家世 · 第一章  
· 张家、李家、黄家、孙家

“我没有写历史的志愿，也没有资格评论史家应持何种态度，可是私下里总希望他们多说点不相干的话。现实这样东西是没有系统的，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，各唱各的，打成一片浑沌。”

——张爱玲《烬余录》（一九四四年二月）

以前评介我姐姐的文章，或多或少都会提到她的显赫家世。这可能因为与她同时代的作家，没有谁的家世比她更显赫。我们的祖父张佩纶，光绪年间官至都察院侍讲署佐副都史，是“清流党”的要角；我们的祖母李经涛（菊耦）则是李鸿章的大女儿。李鸿章在朝四十余年，官至文华殿大学士，无日不在要津。签订《马关条约》、《中俄密约》、《辛丑条约》，都是这位北洋大臣的“功绩”。中外人士提起清末政治人物，李鸿章的知名度，可说无人能出其右。

但是要详析我姐姐的家世，不应止于父系的张家和李家。母系的黄家——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，以及后母系的孙家——曾

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孙宝琦，也都间接或直接地对我姐姐有所影响。或许因黄、孙两家较不为人知，评介我姐姐的文章几乎从未提到他们。我们要尊重客观存在的事实就不能有所偏差，留下遗憾。所以，开头的第一章，我要介绍张家和李家，也要介绍黄家和孙家。

### 张佩纶才大心细，词锋可畏，可惜性格躁进。

我的祖父张佩纶（一八四七—一九〇三），字幼樵，原籍河北丰润。他才思敏捷，自视甚高；有笔如刀，恃才傲物，因而在官场得罪了不少人，弄得中年罢官，抑郁以终。

祖父早年生活贫困，苦读出身。我的曾祖父印塘（一七九七—一八五四），字雨樵，曾任安徽按察史。太平天国时期，李鸿章于一八五三年返回安徽办团练，“与印塘曾共患难”。这是我祖父后来成为李鸿章东床快婿的原因之一。

一八五四年，印塘因积劳成疾，逝于任上，终年五十七岁。那一年“佩纶方七岁，转徙兵间十余年，操行坚卓，肆力为经世之学”；一八七〇年（二十三岁）中举；次年登进士，“授编修充国史馆协修官”。一八七五年升侍讲，任“日讲起居注官”，直谏朝政，声誉日隆。后来并擢升为侍讲学士及都察院侍讲署佐副都史，派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，内则不避权要，外则议论锋利，满朝侧目。

我祖父看到清末的政治腐败，一心为国；个人则为官清廉，生